

第十二回 汪監生貪財娶寡婦

富貴從來不自由，何須妄想苦貪求。
庸愚癡蠢朝朝樂，伶俐聰明日日憂。
彭祖年高終是死，石崇豪富不長留。
人生萬事皆前定，勉強圖謀豈到頭。

話說嘉興府秀水縣，有一個監生姓汪名尚文，又號雲生，年長三十歲了。他父親汪禮是個財主，原住徽州，因到嘉興開當，遂居秀水。那汪禮有了錢財便思禮貌，千方百計要與兒子圖個秀才。爭奈雲生學問無成，府縣中使些銀子，開了公折便已存案，一上道考便掃興了。故此汪禮便與他克買附學名色，到南京監裏納了監生，倒也與秀才們不相上下。就往南京坐監。不期這年五月間，時疫相染，這汪禮夫妻並雲生妻子，一齊病起，三人相繼而亡。家人們一面治棺入殮，一面飛也報到南京。雲生得知這個消息，大哭起來，登時出了丁憂文書，即日起身趕到家中，撫棺痛哭。遂有詩曰：

哭罷爹來哭罷娘，妻兒哭得更悲傷。
其間孝順和恩愛，都在哀中見肚腸。

此時便開喪追薦，一應喪儀已畢，出棺安葬。凡事皆完，歸家料理，把當中盤過。停了當業，祇聽取贖。

雲生為人不比汪禮，是個酸澀吝嗇之人，故此銀子祇放進不放出，俗語叫名挾殺雞，放放恐飛了去。這般為人豈能受享，那家人們一日祇給白米六合，丫鬟小使祇給半升。如此克減，那食用之間，一發不須講起。有人背後寫了四句詩兒，粘在他的大門上，云：

終朝不樂眉常皺，忍飢攢得家貲厚。
錙銖捨命與人爭，人算通時天不湊。

雲生見了，大笑起來，也寫四句貼在門上，道：

生平不肯嫌銅臭，通宵算計牙關斗。
楊子江潮翻酒漿，心中祇是嫌不勾。

言後，人人曉得他是個澀鬼，遂取一個渾名「皮抓籬」。言其水筒不漏之意。這雲生一發臭吝起來。恰好一日坐在家中，此時光景，那天起一陣狂風，烏雲四合，登時下起雨來：

但見雲生東北，霧起東南。農人罷其耕作，旅人滯其行裝。萎妻芳草，思楚國之王孫；淡談清風，望漢皋之神女。蓋已預驚蠶病，何言特為花愁。而已足不見園推，案久無招飲帖。心忘探節，閉門聽斷插天歌。焚雲香而闌濕，燒蒼術而收溫。懶惰稱意，行客懷愁，閉門且讀閑書，安枕恍如春夢。

這雨直落到傍晚，越覺大了。雲生見天晚雨大，自己同了兩個家人出來閉門。祇見門樓下歇著一乘女轎，中間坐一個穿白的婦人，又見一個後生帶頂巾兒，也穿素服。又有兩個家人，扛著一架食羅。那後生見了雲生出來，知是主人，連忙上前施禮道：「祇因避雨攪擾尊府，實為罪甚。」雲生答曰：「不知尊駕在此，有失迎候，裏邊請坐纔是。不知足下，尊姓大名。」那人道：「小弟姓王名喬，轎裏邊的是舍妹。因舍妹夫華子青不幸過世，今日正是三周年，與舍妹同往墳上祭奠，不想回來遇了這般大雨，一時間路遠又去不得。如今正待拿了三百文錢去尋一時空屋，借歇一夜，明早便行。不知尊府可有這樣一間空房兒麼？」雲生想道：「有三百文錢便留他歇一夜，落得趁他的。祇恐他這幾個人要酒飯吃起來，倒不好了。」便道：「就有空屋，晚間炊煮未便。」王喬便道：「食羅內酒飯都有，祇要借間空所便是，明日黎明就行。」雲生道：「這般大雨，不便出門去尋，若不棄草舍，不若權宿一宵如何？」王喬忙道：「若得如此，實為陰德了。」忙取了三百文錢，送與雲生。雲生說：「豈有此理，兄倒俗了，決不肯受。」王喬說：「若尊處不收，小弟亦不敢相擾府上也。」雲生見他如此說，便道：「既如此，權收在此。」吩咐快抬了大娘子，到後廳上坐。

雲生同王喬到後廳，重新施禮。轎兒裏走一個嬌滴滴青年美色婦人，上前施了一禮。雲生回揖，連忙把眼看他：一雙小腳穿著一雙白綾鞋兒，真如小小一瓣玉蘭花兒，心下十分愛極。又把臉兒一看，生得：

芙蓉為面柳為腰，兩眼秋波分外嬌。

雲裳輕籠身素縞，白衣大士降雲霄。

那隨來的家人，連忙食羅中取出一對大燈燭，著汪管家點在堂前，擺下兩付酒盒，男左女右，請雲生坐了。雲生假意不上，王喬一把扯定不放。雲生坐在下邊，與王喬對飲，這王氏自己吃了幾盞，將酒餚散與家人轎夫去了。雲生見王氏吃完，忙吩咐打點被褥，在西邊側房與王氏歇了。

這王喬與雲生答話兒吃著，雲生問道：「令妹丈在日作何事業？」王喬道：「說起也話長，先妹夫在日是個快活人，祇因他父親在日，掙下萬頃田園與他，不期五年之間，他父母都亡了，並無枝葉。先妹夫想起家緣，年將三十尚無子嗣，又無宗枝承立，倘然無了後代，這家緣丟與何人！祇為兒女心急，把這性命來弄殺了。如今祇丟下舍妹，今年纔得二十五歲，怎生守得到老，即使到老，這家私又無人承召，故此今朝去祭奠了先妹夫，以後，要尋一個有造化的丈夫，送他這個天大家緣。」雲生聽了這幾句話，就是螞蟻攢了他心一般，登時癢將起來道：「誰人做主嫁他？要用多少財禮？」王喬道：「財禮誰人受他的，也沒人作主兒。是小弟倒要隨舍妹去的。這些田地產業，從先妹夫去世，都是小弟收管，那人上拖欠，也須小弟催征。故此小弟也要同去。」雲生笑道：「小弟失偶，尚未續弦。若是不嫌，求兄作伐如何？」王喬道：「原來未有令正，祇是舍妹貌醜，恐沒福消受府上這般受享，若果不棄，小弟應承了，不須一毫費心。祇要擇個日辰，小弟送來便了。」雲生道：「承兄金諾，不知令妹心下如何。」王喬說：「放心，都在小弟身上便是。」雲生大喜，倒把酒兒勸著王喬，吃到三更方纔兩下安歇，各人俱睡了不題。

到了次日，王喬借出妝具，男女各各穿戴完了。正等作謝起身，祇見雲生連忙出來施禮留坐。王氏不肯坐，作謝上轎竟行。雲生見王氏去了，道：「王兄，親事敢是不妥麼？」王喬道：「正是妥了，不好在此坐得，祇求個吉日。」雲生道：「日子已揀了，祇是待慢，怎好又唐突。」王喬道：「兄倒不消如此，既是愛親做親，不須謙遜，吩咐那一日是。」王喬道：「擇了



個陰陽不將，黃道吉日，還是到何處迎親？」王喬道：「往水路來，祇在水西門外也，不多幾步了，待小弟先來通問便了。」雲生扯往留吃早飯。王喬道：「舍妹等久了，後來正要在府上打擾，何必拘拘如此。」雲生假脫手兒收了，送出大門。那兩個家人抬了食籃，隨著去了。

雲生進到內房，想了一會：「好造化，一個銅錢也不破費，反得了三百文又吃了他半夜酒，又送個花枝兒一般的美人，還有偌大家緣，實是難得。想我命中該是這般，那富貴便逼人來了。

看看已是三月十五日，雲生想道：「今已及期，祇是那王兄又不見，又不知他家住在何處。那日失算了，著一個人隨他去認了住場，方有下落。如今若是不來，祇好空歡喜一番。心下悶悶不樂，走進走出，心中不安。直待午後，祇見王喬穿了新衣，走入門來。雲生見了，就是見了寶一般，慌忙走下階來，拱到堂上。相見坐下。

雲生道：「小弟正在這裏自悔，前番不曾著一小使送到府上，今日欲去相請，無由而來，重蒙再降，使小弟不安之甚。」王喬道：「船住水西門了，不知是那一個時辰。」雲生道：「日沒西時，是金匱黃道。」即時吩咐手下，打點迎婚之事。心想諸凡要省事，到其間未免要用銀子，不怕你肉割了，一時間，時辰已到，把新娘抬至堂上。下轎拜了天地神祇，化了紙馬，揭去扇巾中，露出那花容月貌，愈加比前番嬌媚了幾分：

品貌婷婷裳似雲，翠眉淡淡點朱脣。

一雙俊眼含嬌媚，三寸細蓮半捻春。雲生見了，魂飛天外。須臾抬進八個皮箱，十分沉重，排在房中。雲生算計，並不請著親鄰，祇與王喬兩夫妻合著一桌酒，就在房中坐飲。吃到二更，王喬辭了下樓去，送在書房中宿下。新郎新婦，未免解衣就枕：

祇見二人雖舊，兩下重新。一個駕鶴乘鸞，一個攀龍附鳳。一時間，巫雨會襄王；片刻間，彩雲迷是蟲。金蓮高駕水津津，不怕溢藍橋；玉筍輕抽，火急急，那愁燒禰廟。口對口，舌尖兒不約而來；腿夾腿，那話兒推來又去。久已離變，今夜不能罷手；向成渴鳳，何時方得能丟。雖然交淺，實是情深。

直至五更方纔著枕。次日梳洗已畢，王氏將八箱之匙，齊開與雲生逐件看過。衣服首飾，金寶珠王，滿滿八箱。又將田地原契，一並與雲生收下。雲生心暗歡喜，也將前妻箱鑰交付王氏，並自己積下三千餘兩亦交付妻子收下。有此夫妻二人，如魚似水，步步不離，好生恩愛，正是：

守已不求過分福，安居惟樂自然春。這王氏嫁到汪家，將五十日，恰遇端午佳節。汪雲生祇是家常淡飯，並不設酒做節。王氏祇暗地一笑，便道：「聞知煙雨樓上，看龍船極是美觀，我心中要去看一看，你可肯麼？」雲生想道：「去看未免又要破費幾錢船錢，」祇因心愛了，他吝嗇不得，道：「使得。」即時吃了午飯，夫妻二人上船去看。吩咐王大舅照管家下。王氏將匙鑰都付與王喬收了，一船直至煙雨樓前。上岸登樓一望，但聞金鼓之聲，震驚數里：

梅天歇雨，萱草舒花。畫鼓當湖，相學魚龍之戲。彩舟競渡，咸施爵馬之儀。旗影如雲，浪花似雪。上下祠前，戲紙去來。湖上謳歌，於是罷市。出觀皆為佩蘭寶艾，登舟遠泛，無非疊翠偎紅。桅子榴花，並倌同心之結；香囊羅扇，相遺長命之絲。短笛橫吹，相傳吊古。青娥皓齒，略不避人。分曹得勝，識為西舍郎君；隔葉聞聲，知是東鄰女伴。杏子之衫，污灑藕絲。作攬望船，檢點繁華，午日歡於上巳。殷勤寄省，昔年同是阿誰。而樹裏樓臺，列戶皆懸蒲艾。堤邊羅綺，無心更去鞦韆。待月願遲，聽歌恨短。及時行樂，故從俗子。當多睹貌相歡，蓋忘情者或寡。已乃逸興漸閑，纖謳並起。將歸繡榻之中，卻望銀塘之上。草煙罷綠，蓮粉墜紅。驢背倒騎，白酒已熏遊客；渡頭上火，黃昏盡送歸人。載還十里香風，閑卻一鉤新月。於時龍歸滄海，船泊清河。可惜明朝，又是初六。雲生看罷，與王氏下樓上纜。搖到家來，已是黃昏時候。王喬早已接著進了中堂，完了一日之事不題。

不覺光陰似箭，看看過了中秋，又是重陽節過，十月來臨。雲生與王大舅云：「目今將收晚稻時間了，明日煩勞尊舅，往租戶家一行，先收早米也好。」王喬云：「我已計議定了，祇在早晚同妹丈一行方好。」雲生道：「使得。」王喬晚上與妹子說明此事。

次日，王喬道：「妹丈，他日且慢去，待小弟先去一看，若是時候，方可同去。不然何苦跋涉一番。」雲生說：「有理。」王喬去了一日方回道：「明日同妹夫且去。已是將次了，遂連晚僱下一隻小船，明早同行便了。」次早，王氏早早抽身做了早飯，與丈夫哥子吃了，下船一路往海鹽而行。船至曹王廟，王喬道：「住了船。」與雲生說：「妹丈，你且在船中略坐一坐，等我先去一看，我來按你同去便了。」雲生說：「大舅你先去，我就來便是。」王喬去了，雲生上岸閑行，步到曹王廟前，祇見臺上演戲。雲生近前一看，演的是《四大癡傳奇》，正好盧至員外與妻子唱那《懶畫眉》，道：「

幾時得奇珍異寶萬斯箱，金玉煌煌映畫堂。珍珠珊瑚垣垣牆，夜明珠百斛如拳樣，七尺珊瑚一萬雙，一怎能夠巴清寡婦守中房，倚頓陶朱販四方。烏孫阿保收牛羊，石崇王愷開銀當，刁民豪奴千萬行。」

那盧至妻子凍餒難當，唱與盧至聽道：「

我笑你蠅頭場上履冰霜，馬足塵中曉夜忙。你一生衣食兩周張，妻兒老少遭魔障，那裏有金腳銀棺葬北廊。」

那盧至回唱與妻子聽道：「

一生錢癖在膏肓，阿堵須教達臥床。便秤柴數米有何妨，那飢寒小事何足講，可不道，惜糞如金家始昌。」

卻好裏邊孩子飢得哭起來，那妻子聽見道：「員外聽見麼？」

那嗷嗷黃口亂飢腸，你百萬陳陳貯別倉，便分升斗活兒娘，也是你前生欠下妻孽帳，今世須當剜肉償。」

盧至回唱道：「

我豈是看財童子守錢郎，祇是來路艱難不可忘。從來財命兩相當，既然入手寧輕放，有日須思沒日糧。」

雲生看得大眼直。看完了，天色已黑。回到船中，問家人：「王大舅曾回來麼？」家人道：「竟不見來。如今天色已晚了，還是怎的？」雲生道：「自然住在此處等他。」一面收拾些晚飯吃了，就睡在船中。

大早起來，還不見到。家人說：「大舅還不見來，船中柴米也無，怎生是好？」雲生想道：「此時不來，不知是何意思，欲待要等，奈無柴米在船，不若且回去再取。」登時把船搖轉，回到家中。走進裏邊，祇見女使們報道：「大娘今早不見在房裏，往四處相尋，後門都開了，不知往那裏去了。」雲生吃了一驚，忙上樓來。一看箱籠全無，搬一個盡情絕義，並無一物存留。

雲生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中了計也。」雙腳一跌，扑漱漱掉下淚來道：「容易掙得這個家私，一旦付之無有，實好苦也。」家人背地皆說：「日常間半文不使，如今被婦人騙去，真真可惱。」正方祇見射上一張字紙，上寫道：「

憶昔清明遇雨，遂爾逢君，幸結三生，永諧百歲，夫唱婦隨之念寧無，時序關心，午節欣逢，各沽一卮濁酒，半文不費，免圖萬



頃良田。棄妻雖有七出之條，背夫豈無三尺之法。借宿一宵，奉錢三百。身賠七百，也得千金。妾為媚色綠珠，君實謀財強盜。罪係一般，法分輕重。妾學西子邀遊，君似亡羊於歧路。想君此際寧無淚寒！再休想錢過北斗，恐番成身葬南山。勸君耐煩，幸無嘆息，祇有香餌釣魚，那見無餌釣鰲。大膽打番芝麻，再莫糖餅刮削。

雲生看罷，自悔道：「原來我惜了錢財，逢時過節，竟不說起。若得依先還我家私，我便朝朝夜夜元宵，我也情願了。」那街坊上人，大為痛快，又做一支掛枝兒唱著：「

皮抓籬水筍汲得漏，進一文積一文。著甚來由，家私積得真豐厚。猶自貪心重，惹得個女風流，指望他萬頃田園也，反弄得空雙手。」

總評：

自古道得便宜處失便宜，又道貪字是個貧字。雲生吝嗇成家，實為色慾所迷，終為艷婦所誘，番成苦夢，堪動一笑。

[返回 >>](#) [歡喜冤家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